

中国民间幻想故事中 “魔物”话语的文化解读

[文章编号]1001 - 5558(2004)03 - 0120 - 12

万建中

[摘要] 中国许多民间幻想故事都有“魔物”意象。魔物的使用不能违背禁令，于是，故事情节往往围绕着如何使用魔物而展开，“禁令 违禁 惩罚”成为这类幻想故事相对固定的结构范式。正角的守禁与反角的违禁以及相应的不同后果，构成了魔物话语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同时，违禁或守禁取决于人物的道德品质。魔物话语展示了民众鲜明的道德倾向性。

[关键词] 幻想故事；魔物；禁忌；道德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在民间幻想故事中，时常会出现某种超验的物件，这种物件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或变化出财物，或预测未来，或抵御灾害等等。围绕着魔物的出现和使用，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展开，构成了民间幻想故事一种独特的叙事话语——魔物话语。既为魔物，就有禁忌，也就是说，对它的使用不能是随意的，设有种种限制即禁忌。一旦违背了禁忌，灾难随即降临。于是，如何使用魔物这一点，引导着故事情节发展的走向和确立了故事的基本叙事结构；同时，“魔物”话语也便具有民间鲜明的道德评判价值和积极宣扬优良道德传统的意义。

西北民族研究

2004年第3期(总第42期)

N. W.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4. No. 3 (Total No. 42)



一、魔物话语的结构范式

先看一则名为《水母娘娘》的故事实例，丁乃通归之为480D“仁慈少妇和魔鞭”型。

山西有个晋祠村，村里有个大庙叫晋祠，祠里供着一尊神像，塑的是一个年青媳妇正举手梳头。为什么有这个像呢？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从前，这村里有个童养媳叫春英。自打到了婆婆家里，她整天干活，但婆婆还是中不意，举手就打，开口就骂。

春英每天最苦的事是挑水，这地方缺水，要走几里路到村外去挑。春英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一趟一趟去挑水。什么时候婆婆看见缸不满，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柴棍子。

一天早晨，春英挑水回来走到村口，一个老人拉着一匹马走过来，问她要水喝。春英见老人和马都渴坏了，说：“请喝吧。”

老人喝干了半桶水，剩下的给马喝了，道一声谢，走了。

第二天早晨，春英挑水回来走到村口，那个老人拉着马走过来，又问她要水喝，春英又让他喝了。老人说：“你这位姑娘人又勤快，心肠又好。我没什么好谢的，这里有一根马鞭就送给你吧，你把它放在水缸里，要多少水，就把鞭子提多高，往后再不愁没水用了。可是千万记住，别把鞭子提出水缸外。”（）老人说完，牵马不见了。

春英回家照老人的话一试，把马鞭插到水里，缸里就有水了，提多高，水就涨多高。她高兴地告诉了村里各家，大家便都到春英家来取水。这一来，真不知道省了大家多少工夫力气，村里人都很感激她。

可是婆婆却为了这很不高兴。一天，婆婆有了主意，急急忙忙把春英打发回娘家。临走时春英对婆婆说：“那根马鞭可千万不能提出水缸呀！”（）

来日早晨，婆婆走到缸前，打算把马鞭藏起来，叫谁也用不了水。她刚把马鞭抽出来（A2+），水马上哗哗涌了上来，把这个老婆子淹死了（U）。

大水流到大街，越流越大，墙倒房塌，汪洋一片。春英在娘家一听说，知道一定是水缸漫了，心想有个什么东西把缸盖住就好了，便到厨房拿了个草垫，往这边跑来。她一出村口大水冲来，她往草垫上一坐，水就慢慢退了下去。

水退了，人们想起春英。有人说刚才还看见她在河上梳头，赶到那里一看，已经不在那里了。人们为了纪念她，就给她盖了个庙，叫“晋祠”，称她为“水母娘娘”。

此故事中的魔物是一条马鞭，提供魔物的老人仅是一位“捐助者”（donor），提供了

民间文学，1956，（8）：38。此故事又见王纯人编。水母娘娘（民间故事）[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7。

（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54。

魔物之后，便隐退到故事的后台，再也没有出场。完整的魔物话语由春英（正角）及其婆婆（反角）共同完成。

前苏联学者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Jakovlevic Propp）指出，民间故事常常安排各种角色来实践同一行动，通过各种具体方式来实现同一功能，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根据角色的功能（function）来研究民间故事。角色的功能是故事构成的不变的或者说基本的因素，故事的功能是由角色的行动构成的。对功能的定义并不依赖于履行功能的角色。普罗普在给功能下定义时说：“功能可被理解为人物的行动。其界定需视其在行动过程中的意义而定。”在《水母娘娘》中，伴随魔物的获得和被使用，相继出现了魔物话语中的三个主要功能：禁令，符号；违禁，符号；惩罚，符号U。且禁令（）在故事中出现两次，第一次向主人公（正角 hero）下达，主人公没有破禁（缺少），而是将禁令转达给婆婆（反角 villain）。后来婆婆将鞭子从水缸中抽起，才违反了禁令。

魔物话语的三个功能存在时序逻辑关系并有着完全相同的顺序，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叙事范式。而且在这三个功能之间构成了两项“功能对”（Function Pairs），即（禁令）

（违禁）及（违禁）U（惩处）。前者表现为时序对应关系，后者则为因果关系。《水母娘娘》中，这两个功能对对建构故事的情节框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完全左右了故事情节的转折和推进。通过对中国民间魔物话语的全面检察，可以判定魔物话语的两个功能对对所有故事的叙事都具有规范、支撑及引导作用。因而我们可以称构成魔物话语的三个对应的功能为核心功能对。一般来说，“故事是独立的，但这并不能保证在这些独立的，同时又是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故事下面就隐藏着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叙事结构。”就魔物话语而言，它隐藏着一个相对固定的叙事结构，而且这一叙事结构浇铸了这一特定的口承叙事文学的叙事过程和叙事方式。

通过对这一具体文本的“形式提纯”（simplification of form），可以将故事中与魔物话语有关的“登场人物”抽象为“角色”，即捐助者（donor，老人）、主角（春英）和反角（婆婆）。推而广之，凡包含魔物话语的叙事文本，不论登场人物的数量和种类是多么繁多和各不相同，都由上面三种经过抽象的“角色”构成。同时，不论“角色”的个别具体的行为如何千差万别，能够提升至“功能”层次的无外乎设禁、违禁或守禁和惩处或逃脱惩处。这三个功能和捐助者（老人）、主角（春英）、反角（婆婆）有着一种相对固定的配属关系。可见，在魔物话语范式中，“登场人物及其个别具体的行为是促使这个类型空间所包含的总的原文相差异并走向特定化的要素；而角色/功能的关系则是促使该类型空间所包含的总的原文走向相同化的要因。”这种“特定化”和“相同化”为我们后面对魔物话语进行类型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一叙事范式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美国著名的故事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

布洛克曼. 结构主义 [M]. 中译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50.

罗钢. 叙事学导论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23.

普罗普把故事人物划分为七种角色：反角（villian）、捐助者（donor）、助手（helper）、被寻求者（sought - for person）、差遣者（dispatcher）、主角（hero）、假主角（false hero）。

李扬. 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 [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9.

des) 在对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的形态进行描述时说：“一个更加普遍的母题系列由以下四种母题构成：禁止、违禁、后果、试图逃避后果。试图逃避后果是一种任意的而非必然性的结构链。”换句话说，禁止、违禁、后果（惩处）就是具有必然性的“结构链”，即叙事范式。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魔物话语叙事范式的特性，就是“在相同结构模式中内容上的变异”。因此，魔物话语在“故事的组成要素之间，有着强大的内聚力”。故事情节的脉络就是按照禁令 违禁 惩罚 U 这一魔物话语固定的套式向前推进的。

《水母娘娘》故事共有两个序列，以“可是婆婆却为了这很不高兴”为分界点。其结局一为正向，一为反向，构成一个单一故事。在第一序列中下达的禁令（），在第二序列中被反角违反。两序列拥有共同的结局，即反角受到惩罚（U）。惩罚的结局是使人们无可置疑地承认并维护设禁者及魔物的神圣属性。禁忌有效地强化了禁忌事物不能与一般事物相混淆的意识，也强化了凡人崇奉神物的心态。同时，禁忌也是社会成员必须无条件执行的“无上命令”。既然魔物给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处，那么也必须对“神圣”承担义务。从实际效用看，也是捐助者为了让魔物的持有者正确而有效地使用魔物，以期顺利达到弥补缺乏的目的。因为魔物也只有在禁忌的庇护下才能真正发挥威力。

魔物的出现是由于存在某种“缺乏”（Lack），即功能。《水母娘娘》中缺的是水。魔物话语一般皆开始于某种缺乏状态，这种缺乏导致了后来对魔物的求索和使用。有的缺乏出于反角的恶劣行径，也就是说是人物的行动导致的，而有的缺乏则是故事中既成的。

云南武定狮子山一带流传一则名为《石乳滴米眠龙洞》的传说：

明建文帝落难期间，带着程济辗转来到了浪穷（今洱源）牛街的观音山。山上有一个石洞，洞里有现成的石床、石桌、石凳，刚好能容两人居住。于是，二人便决定在石洞里暂避一时。他们住下后正愁无米无水做饭充饥（L），建文帝抬头见洞中有两个像乳房一样的石钟乳悬在头顶上，就跟程济开玩笑说：“空有两只大乳，却无乳汁哺人。”话音刚落，只见一只石乳一粒一粒地落下米来，另一只石乳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LL）。他们二人赶紧设法接米接水，整整接了一天一夜，才能够一个人吃。此后，建文帝就常靠这点米、这些水度日，而程济就常外出化缘。现在，洞内的石桌石凳和两只石乳还在，只是后来有人嫌出米太慢，把出米孔凿大（），结果倒反而一粒米也出不来了（U）。

此故事中，“禁令（）是含蓄而非外露的”（阿兰·邓迪斯语）。俄国民俗学家弗拉迪米尔·普罗普（Vladimir Jakovlevic Propp）认为，禁令和违禁是相互联系的一对功能。没有前者就不可能产生后者，但前者也可能被省略或暗含在叙述中，而不明确揭示出来。也即是说，设禁的环节往往被省略掉了。笔者之所以标出了缺乏（L）和缺乏结束（LL）两母题的符号，是因为此故事在结构方面可以被视为魔物话语的典型代表。故事结尾回归为初始的缺乏。“通常，缺乏是一些不明智行为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违反了某一禁令的结果。”“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说，在以初始缺乏开头的任何故事里，从理论上

Alan Dundes, "Structural Typology in North American Indian Folktales", 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1963), P. 120 ~ 130

束有春、阎小强、亦帝亦僧亦为仙，半史半野半相疑[J]. 东南文化, 1998, (3): 97.

罗钢. 叙事学导论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30.

说，这个故事可能是以违反了引起缺乏的禁忌而开始的。”这就是说，魔物话语叙事范式加上缺乏(L)及缺乏的结束(LL)两个母题，构筑了一个交替反复的结构模式，即故事可以不间断地讲下去。其结构本质与“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从前有座山……”是完全一样的。魔物话语结构的这一交替反复的叙事特征，使之在流变过程中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的亚型。

二、魔物话语的三种表述形态

魔物话语的叙述结构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准备设禁——设禁——准备违禁或准备守禁——违禁或守禁——准备接受惩罚或准备逃避惩罚——惩罚或逃避惩罚——最后结局。以故事《金指头》为例：

传说早年在沂河边上，有个要饭的名叫王得宝。这天他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和尚，见这个老和尚的耳朵透亮闪光，觉得这个人不凡气，便跟着走，一连十五天。老和尚问他，王得宝说要拜他为师。

老和尚说：“收你不难，不知你有没有真心。”

“我有真心。”

“你想学点什么呢？”

王得宝说：“如今穷人得病的多，又没有钱请医抓药。我想学个医生，给他们治病，不收他们的钱。”老和尚说：“那不难，快把你的右拇指放进我的嘴。”

王得宝照办了，功夫不大，他抽回手指，原来的肉红色已经变成了金黄色了。老和尚说：“今后你这个手指头就能治病了，不管什么病，一摸拉就好。你给人治病是不要钱的，倘若食言，佛法不容。”（）说完就不见了。

天要黑了，王得宝走到山下神庙，碰见一个要饭的瘸子和一个瞎子。吃完他们要来的饭，应两人之求用金手指治好了他们的瞎眼和瘸腿。消息很快在山下村子里传开。王得宝又治好了鲁掌柜儿子的罗锅驼背。

在一千多里路远的地方，有个高员外，生个闺女，二十八岁还瘫在床上，送到王得宝处，用金手指一摸拉就好了。高员外为答谢，把女儿许给王得宝。

结婚后，妻子就经常劝王得宝收点钱，王得宝总是拒绝。后妻子说自己有喜了，为孩子将来的生计也应收钱。渐渐地王得宝开始收钱，到后来更是没钱就不动手（）。两年下去，他的土地论了顷，骡马成了群，建了一所像样的宅子。

这一天，从北边来了个要饭的，见了王得宝就说：“我不小心把腿折断了，听说你给穷人治病不要钱，我走了半年才来到这里，你给我治治吧。”

王得宝冷冷地说：“你这个病，没有两只金元宝治不好。要是花不上，死就死去，只要别在这地方死就行。”要饭的从破席中拿出两个金元宝，王得宝这才

（美）阿兰·邓迪斯. 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学 [A]. 世界民俗学 [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296.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东分会，山东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编. 山东民间文学资料汇编 [Z]. 1982. 24~29.

给他治好了腿。要饭的又拿出一些银子，求王得宝给治治喉咙眼。王得宝把金手指伸到他的嗓子眼里，那要饭老头猛地把嘴一合，把王得宝的金手指齐根咬了下来。那要饭老头把棉帽一揭，正是恩师到了。王得宝顿时吓得魂出九窍坐地上（U）。老和尚用手一指，他的金银财宝、红堂瓦舍转眼无影无踪，只剩下原来那根要饭棍，四周是一片荒山野坡。

此故事的魔物正是故事的标题。魔物话语的三个功能将故事发展的进程分划为四个阶段：之前为准备设禁阶段，至 为准备违禁和违禁阶段，至 U 为准备惩罚和惩罚阶段，U 之后为最后的结局。围绕魔物话语，故事运演着一个有头有尾的叙述逻辑程序，不论魔物话语的内涵如何千差万别，其叙述结构模式是大体不变的。

不过，通观魔物话语，违禁及处罚的情况有三种，也形成了魔物话语的三种表述形态：主角违禁并遭处罚；主角违禁，反角遭处罚；反角违禁并遭处罚。

先说第一种。主角是未有“恶行”而受惩罚，成为功能（U）的承受者，仅是违禁使然。这是一种“牺牲者”或“殉难”式的主角。也就是说，主角绝对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违禁，而是为了他人的安危迫不得已拒绝遵循使用魔物的规矩。如《石马》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

龙王对孤儿说：“这是稀有珍宝，你带它可以听懂各种野兽讲的话。但你不能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若泄露了秘密，你就会变成一匹石马。”（）

孤儿回到家里，不久上山打猎，听到树上雀鸟在议论：“三天之后，世界要变成漆黑一片，天地要翻覆，洪水要暴发，我们赶快逃生吧。”孤儿急忙跑回家，走进每家每户，把可怕的事告诉所有的人（）。大家立即搬家。

不久，这个地方果然天翻地覆，洪水横冲直闯。乡亲们逃脱了灾难，个个感谢孤儿的救命之恩。孤儿泄露天机，于是变成了一匹石马（U）。

主角为了拯救全村人的性命，违反了禁令，受罚变成了石头。主角的违禁，实际是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

蒙古族流传著名的《猎人海力布》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上面故事的异文：

1. 为答谢海力布的救女之恩，龙王送给他一颗含在嘴里能听懂鸟语的宝石。
2. 临别时，龙王告诫海力布，所听鸟语，不能告诉别人，否则，从头到脚会变成石头。
3. 一天，海力布听见飞鸟议论说这里将发生洪灾，变成一片汪洋。
4. 海力布为了使大家相信他的话，只好将真相说了出来。他慢慢地变成了石头。

这则传说中的魔物话语是为塑造海力布这一形象服务的。违禁就要遭到惩罚，而为了许许多多其他人的生命，海力布置身于度外，他自觉的违禁行为蕴含着所有同类行为都不具有的崇高人格价值和伟大精神。

段伶等编. 傣族民间故事 [Z].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306~308.

贾芝, 孙剑冰编. 中国民间故事选 [Z].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58.

204. 傣族流传的故事《石马》，与此互为异文。段伶等编. 傣族民间故事 [Z].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306~308.

海力布违禁而化石，无独有偶，涂山氏也是因听信了“误中”的鼓声而违反了禹的诫谕，化作了一块石头。禁令一旦发出，与受令者就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契约关系，一旦违约，必将受到惩罚，其方式之一就是“变石”。石头由它的质地坚硬、不易损坏和不易腐烂而成为坚守禁令的誓约象征。现存的民俗文化事象中，仍有“立石为誓”的鲜活记录。于乃昌教授的民俗调查显示，“珞巴族还保留载石立约起誓盟的古俗，在米林的帕宗拜嘎、墨脱的东布村和麻迪村还矗立着一些巨石，每逢立约誓盟，祭以羊、牛、猪、狗等物，真诚地相信这些巨石的精灵会严惩背约的人。”台湾的高山族也有埋石起誓的习俗，他们把石头埋在土中，相信土中的石头能够守卫誓约永恒不变。海力布和涂山氏都主动承担起了“违约”的责任，义无反顾地化作了一块石头，并以此来表达自己誓死守约的决心。这种化石变形的魔物话语实质是“守约”的隐喻，更昭示了禁令之不可悖逆，不可抗拒。

第二种情况比较少见。主角违禁，目的是为了不让反角贪图财物的阴谋得逞。当然，主角自己应得的好处亦化为乌有。这也表现了主角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山东流传着一则名为《宝山》的故事，其后部分的情节是这样的：

外国传教士对那个种瓜的说：“我实话对你说了吧，这棵瓜是把开山的钥匙，开了山你给我提着，得了宝物咱俩平分，可千万不要教瓜落了地！”（）种瓜人嘴里答应着：“行。”

外国传教士把那棵瓜连根拔出来，提着向山根走去。到了跟前，向山上一比划，只听轰隆一声，山就裂开了。里面有一个金碾、一头金牛，在那里压金豆子。外国传教士把这棵瓜交给种瓜的提着，跳了进去。

那个种瓜的可是有一个有骨气的人，他想：“外国鬼子凭什么要得咱中国的宝物？豁上我自己不要，也不能叫他得去。”他把瓜往地上一扔（），山忽然又并上了，外国传教士也被关在了里面（U）。从这以后，山再没开过。

这是一则“识宝取宝型”故事。外国传教士欲得熟瓜，实际是一种缺乏（，缺乏金钱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因为他知道那瓜是开山的钥匙，可以用它来获得金银财宝。故事只有一个序列，核心功能对是违禁——惩罚（——U）。正角（种瓜者）和反角（外国传教士）是仅有的两个角色。正角扔瓜违禁（），导致传教士掠取中国财宝的妄想破灭。这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题材。

第三种情况最为常见。往往是主角先获得魔物并恪守使用魔物的禁忌，尔后反角不择手段拿到魔物并破坏了禁忌，前引的《水母娘娘》、《天女散花》故事即是。《水母娘娘》开始出现缺乏（），即缺水。老人（捐助者）先后两次以讨水喝为考验，正角春英作出反应，获赠魔物马鞭，同时老人下达禁令（）。春英未违背捐助者所设的禁令，还将禁令转达给了婆婆（反角），可后来婆婆从水缸中抽出了能生水的鞭子，违反了禁令。故事《大冬瓜》、《拾黄金》所表达的魔物话语亦可归为这一叙事模式。

转引自刘旭平. 望夫何以成石 [J]. 民间文化, 1999, (1): 48.

董均伦. 江源. 聊斋汉子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2. 40.

董均伦. 江源. 聊斋汉子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2. 71~78.

《大冬瓜》的故事情节较曲折，梗概简缩之后是这样的：

1. 坏心的哥哥分家时要了两亩长杖地，余下半分，弟弟只分了半亩；
2. 弟弟地里结下的一个大冬瓜被豺狼虎豹抬到一座庙里煮熟了；
3. 想要就着饽饽吃，一只猴子敲着小铜锣（宝物）说了“饽饽快来！”地上便堆了一大堆饽饽；
4. 老虎警告说铜锣不能被敲碎；
5. 弟弟打跑了动物，得到了铜锣；
6. 哥哥知道后，设法骗取了宝物，要金子的时候，他拼命地敲，越敲金子越多，后来终于敲破了；
7. 哥哥的屋变成一座大山，他和宝器都不见了。

这种正角通过考验（没有违禁）而由反角违禁并承受处罚的情节安排，常见于中国民间叙事文学之中，说明中国民间百姓在编织故事情节时，有着一种热衷于正反对比的思维习惯。就像我们小时看电影时，总是一个劲地追问大人谁是好，谁是坏蛋，非要把好人和坏人分个清楚才罢休。处于另一半球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故事则迥然不同。在他们的故事里，几乎没有守禁与违禁的对比，魔物话语的“故事性”是由违禁行为的“交替轮换”来显现的，即对某一特殊力量（魔物）的使用连续了四次以上，这是违背禁忌的。如“在分布范围广泛的‘眼睛骗子’故事中”，骗子可以取下自己的眼睛（实为魔物），抛向空中，又重安上。但他得到警告，他的眼睛只能抛出四次，骗子违反了这一警告，失去了眼睛。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邓迪斯所说的，“从故事的阅读中，人们已经注意到对于‘不超过四次’母题的文化上的偏好。”可见，尽管中西方魔物话语的叙事范式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这种叙事范式中，仍有一些结构方面的差异。

三、魔物话语的道德意识

先阅读一则名为《天女散花》的完整故事：

有一个地方，有一座叫天门山的高山，山前有一个庄，庄里有一个地主，外号叫二胖子。他又贪又狠，恨不得把佃户打下来的粮食都装到自己屯里。

有一天，他叫伙计王斗赶着车去收租。到了一个庄里，二胖子嫌王斗车赶得慢，夺过鞭子抽马。街上有个老汉领着孙子，躲避不及，那孩子被大车撞死了。（）

晚上，王斗给牲口添草加料，想起白天死的那孩子，心如刀绞，掉下了眼泪。身边一头老牛说话了：“小伙子，你哭什么？”

王斗就把白天的事说了。老牛听了，张口吐出一粒葫芦种子，说：“你把它种在天门山下，用不上一夜工夫，葫芦就能爬上山顶。你踏着叶子上到山顶等着

董均伦. 江源. 聊斋汉子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2. 71~87.

〔美〕阿兰·邓迪斯编. 陈建宪. 彭海斌译. 世界民俗学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298.

董均伦. 江源. 聊斋汉子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2. 194~199.

天女来散花，你只拾一朵鲜花就赶紧下来（），千万记着，时间一长，那花就谢了。只要把这花放在孩子身边，他就会活过来。”

王斗赶忙找到了那孩子的家，原来那老汉是孩子的亲爷爷。王斗安慰了他们一家人，就往天门山跑去。到了山脚下，把葫芦种上了。眼看葫芦叶子越长越多，蔓子越长越高，王斗脚踏着叶子向上爬去。天明爬到山顶，天女已飞到上面，伸手撒下鲜花。王斗拿起一朵花下山，那葫芦裂开了，撒出一些用钻石、珍珠等刻成的花朵，王斗怕花谢没去拾它们，风快地跑进了那个小孩家，把花放在小孩身边。小孩活了，身上的伤也全好了。

王斗想起那些宝物来，又去把宝物拿回来，分给了小孩家一半。

王斗回到二胖子家，辞工不干了。没过两天，二胖子就全知道了。他忙赶着大车，朝他自己的孙子冲过去，大车把孩子轧成重伤。二胖子去给老牛添草加料，装着用手去擦眼泪，老牛问他，他说车把他的小孙子轧死了。老牛听了，也张口吐出一粒葫芦种子，说：“你把它种在天门山下，用不上一夜工夫，葫芦蔓子就能爬上山顶。你踏着叶子上到山顶，等着天女来散花，你只拾一朵鲜花就赶紧下来（），千万记着，时间一长，那花就谢了。只要把这花放在孩子身边，他就会活过来。”

二胖子到了山脚下，也把葫芦种子种上，不多一会发芽长叶了。二胖子踏着叶子往上爬，天明也爬到山顶了。天女把花撒下来，二胖子拾了一大堆宝花玉花（），下到山的半腰，葫芦蔓子折断了，二胖子跌到了山底。

这一天，他儿子和媳妇找到他的尸体，却没见到半点金珠宝玉，全是石头。

(U)

此魔物话语中，“捐助者”（donor）是老牛，魔物是老牛张口吐出一粒葫芦种子。话语的讲述完全以伦理道德观念为准则，所设禁忌针对的是某个富有个性的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作为一个穷苦的佃户，他是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才获得魔物的，这个特定的生活情境就是一位老汉的孙子被马车撞死了。这构成了一种“缺乏”（Lack），即功能。这种缺乏导致了后文对魔物的求索和使用。此故事中，缺乏出于反角的恶劣行径，也就是说是人物的行动导致的，而有的缺乏则是故事中既成的。

禁忌伴随着魔物的出现而出现，从建构故事情节的意义来说，是为魔物最终失灵埋下的“伏笔”。也就是说，魔物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保持其灵性，被世人滥用，否则，现实生活的正常秩序就会受到威胁。因此，违禁既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然而，违禁的具体情形比较复杂。负责提供魔物的神奇人物大多主动退隐，特意为凡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腾出了展示的空间，凡人则揣着魔物跃上了前台。魔物实际上是诱使矛盾对立的双方充分表现各自品格和品性的道具。在使用魔物的过程中，善和恶、无私与自私、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相互对照和衬托，前者建设力的高扬和后者破坏力的放纵泾渭分明。这是借用神灵的手笔摹写人世间善良、憎恶及贪婪的剧本。魔物话语非常巧妙地制造了谁也难以摆脱其诱惑的魔物道具，让把玩它的人不得不暴露自己的道德景况。

魔物话语的内涵表明，过分贪图财物会导致自我毁灭。此属道德范畴的问题。在所有的口承文学的魔物话语中，此种主题所占的比重较大，透露出广大乡民对此道德准则的关

注。反过来，正是有了这一密切关注，才会出现魔物话语对之不厌其烦的演绎和诠释。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伦理道德问题，被非常放心地托付给了魔物话语，这不能不说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的魅力和成功。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道德禁忌，只有道德规范和宗教禁忌。道德规范一般依靠道德说教获得维护和张扬，而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却能将之轻易地拽至魔物话语的范式之中，为之抹上了一层浓浓的民间宗教色彩，使之顿然被灌注了原本无有的威慑力量。魔物话语被不断地口头复制，显然有助于坚决抵御人们贪图钱财和享乐的本能欲望。

有这样一则故事，大意是：在一座深山里，有僧人修行。有一年闹旱灾，僧人没粮食，后来发现有一个山洞（魔物）流出来米，每天流出的量不多，但够他们一天吃的。有个小和尚嫌每天流出的米太少，就把洞口凿大些，（ ）但从此就不再米流出来了。（U）

“不明智的行为”或者说违禁，导源于不满足于现状的思想意识，而结尾重又回到“初始的缺乏”，则是对贪心不足的抨击和对知足者常乐的宣扬。这是受到我国农耕文化支撑的一种顽固的农民心态，故而此魔物话语一直流传至今。吉林省的部分地区传讲着一则名为《吸金石》的故事，说一店主见门前河水一涨一落，现出一个石柱，石柱上有酒盅大的一只石碗，里面盛满了黄澄澄的金沙。店主取来金沙后，犹嫌金沙每盛太少，遂将金盅开凿为金碗，（ ）但湖水涨落后，石碗里一粒金沙也没有。原来那小石窝里有一层吸金石，贪心的店主人把那层吸金石凿去了，哪还会再有金沙呢？（U）

数量禁忌的目的是求得“适量”。任何财富都应是劳动所获，大自然不可能永远无偿地赐予。倘若没有这种禁忌，魔物可以无休止地不加限制地使用，那么财富就会变得无限，财富就不成其为财富，这是不现实的，也是现实不允许的；另外，故事也会变得没完没了，这是不成故事的，也是故事不允许的。因此，“米洞”、“金盅”等的断流实属必然。然而，故事借助魔物话语，将这种必然归咎于人的贪心。倘若没有人的违禁行为，必然或许会是或然。这就把违禁的严重性推及极端。将严密的自然法则撕开了一个裂口，再灌输进沉甸甸的道德教化的铅水，正是此型故事构思上的精巧之处。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使用宝物极易犯不加节制的错误，而少数人财富的骤增必然会加剧贫富不均。有一则和上面“流米洞”的魔物话语相似的故事，直截了当地宣扬了均贫富的思想。大意说：有三个女孩经过一个山洞，见到洞口（魔物）有各种各样的珠子流出来，就用随身带着的篮子去装珠子。后来，篮子都装满了，但是珠子还是不断地流出来。于是她们决定先把篮子里的珠子带回家，并且在离开时把洞口塞住（违禁），免得别人见了也来拿。可是，当她们回来打开洞口时，什么也没有流出来。（U）自己好了，也要让别人好，这历来是农民普遍的伦理心态和“均贫富”的生活准则。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喊出了“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在这类故事中，绝大部分魔物都是能够变化和增殖财物的。反角往往不满足于财物的

金荣华. 金门民间故事集 [M].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 1997. 5~6.

顾文显采录.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卷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743.

金荣华. 台东大南村鲁凯族口传文学选 [M].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 1995. 45~46.

增殖数量和速度，“过量”使用（违禁）了魔物，导致魔物失灵，本已到手的财物也化为乌有。对知足的歌颂和对贪心的鞭挞，是这一魔物话语的思想精髓。从这里可以看出，“反贪”是民间主要的道德行为之一，这迥然有别于旧时上层社会的道德法则，上层阶级是绝不会将贪心不足视为不可容忍的恶劣行径的。长期囿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活圈中的乡民，自然会奉知足者常乐为至上的生活圭臬。

有些故事中的魔物还具有预兆灾祸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民族学家陈志良先生在上海收集到几个地陷型的故事，其中一则比较典型：

从前东京城里有个孝子，有一位老母在堂，他非常孝顺她。有一晚，他梦见一个仙人对他说：“这个城快要沉没了！你如果见到城隍庙前石狮子的眼睛出了血，此城马上沉没，赶快驮了你的母亲逃走！”那孝子信以为真，每日在天未亮之前先到城隍庙前看石狮子眼睛有没有出血。一连好几天，天天碰到杀猪摊的。杀猪的奇怪他的行为，盘问明白那孝子的原委。于是在第二天大清早，杀猪的把手上的鲜血预先涂抹了狮子的眼睛（）。等到孝子一到，看见石狮子的眼睛果真出了血，马上回家驮了老母就逃。他的前足跨出，后脚已沦为湖了。于是那东京城就沉没而为湖，崇明岛却渐渐地余了起来。（U）

陈志良先生还曾将此传说型式作了概括，情节梗概如下：

1. 有一个人（老姬、孝子或其他，而以老姬之说为多）；
2. 得到了神的启示，明白该地或该城之将沉没；
3. 某种物件上（城门、石狮、石龟等）出血为陷城的记号；
4. 为别人（门煎、屠夫）所知，故意涂了血；
5. 此人走而陷城；
6. 末尾，或者加上了本地风光。

第三是故事的核心情节，也是构成禁忌主题的关键环节。别的情节往往在流传中因某种因素而有所增减，唯独魔物为石狮以及故意在石狮眼睛或其他物体上抹上鲜血（或朱红）预告地陷而为湖的这个情节是不大容易变化的，换言之，是比较稳定的。有的地方传说，如浙江长兴流传的关于瓷洲地陷为太湖的传说中，只提到石狮子眼睛红了，而没有明确道出违禁者及违禁的行为，这大概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丢失了的缘故。

所发现的此型传说的文本中，违禁者大多是杀猪的屠夫。他们实际为故事的反角（villain），因以杀牲为业而容易被视为心狠手辣、不仁不慈之徒。他们手上常沾满鲜血，并随手擦抹，在不知晓或根本不领会禁忌的严重性的情况下，给附近的石狮眼睛抹上一点，是很自然的事。让他们充当冒犯禁忌之人，既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及佛家好生恶杀的信条，也使故事情节的进展合情合理。倘若不是以鲜血来作为违禁的媒介，那违禁者绝不

陈志良. 沉城的故事 [A]. 风土什志 [C]. 第17卷3期, 1940年.

陈志良. 沉城的故事 [A]. 风土什志 [C]. 第17卷3期, 1940年.

田家村主编.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长兴故事卷 [Z].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委员会. 1990. 172~173.

是屠夫。有老师偷偷用红铅笔涂红了石狮的眼睛，有小学生用红颜色涂石狮子的眼睛，这是由于老师和学生经常使用红笔的缘故，并无其他的隐喻。

此魔物话语致力于宣扬知恩图报及好心必有好报的劝善思想。洪水灾难中死里逃生的多是老妪，她们既是传说中的主角，又实际上是中转禁忌消息的信使及孤独的禁忌捍卫者（似乎没有其他人相信这一禁忌）。就男女老少而言，老妪以其特有的善良与慈爱，最有资格也最合适在传说中充任主角（hero）。由于有了她们的出场，故事便可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切入禁忌主题，不必为寻求因果关系而挤出篇幅来叙说她们的种种积善积德之举。另外，不以老翁而以老妪作为幸免于难者，亦是生活常规使然。故事发生于城镇的生活区内或近郊，这是有闲的老妪走街串巷打发时间的特定空间。耐人寻味的是，老妪对洪水兆示及禁忌的坚信，显然有着深远的生活阅历及生存智慧的背景。“老妪”本身就昭示了她历尽的沧桑和饱含的丰富生活知识。事件的结局不仅张扬了《孝经》第一章所谓的“夫孝，德之本也”的儒家思想，而且以生与死的“事实”，肯定了老妪生活知识及阅历的价值。“孝”不单是伦理道德的问题，更是合理生活范式的要求。

四、结 语

魔物成为禁忌的对象是不以人也不以神灵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只是口承文学的拥有者们将现实生活中的禁忌现象和人们对禁忌事实的理解植入到故事中，成为一种独特的话语样式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凡被认为具有魔力的事物，无一例外被纳进了禁忌之网。按照英国人类学家 E. H. 利奇的文化符号学理论，禁忌是人类对某些事物不可避免地处于某种模棱两可状态所做出的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反应。魔物是神圣的，原非凡人所有，现在却由捐助者交到了凡人手中，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成为可能会扰乱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界限的事物。因此故事中的魔物禁忌，与其说是由神奇人物所设，不如说是因魔物拥有者的角色转换造成的。

[收稿日期] 2003-05-14

[作者简介] 万建中（1961～），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学博士。北京 100875

狮子眼红陷濠陵 [A].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梁山民间故事集成 [C]. 第 4 卷，山东省梁山县三套集成办公室编印。1991. 6~7.

刘锡诚. 石与石神 [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106~107.

(英) E. H. 利奇. 金泽等译. 语言的人类学：动物范畴和骂人话 [A]. 20 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 [C]. 上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343.

版社, 1994.

[11] 陈连开. 中华民族研究初探 [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4.

[12] 周平. 民族政治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收稿日期] 2003-12-26

[作者简介] 徐杰舜 (1943 ~), 男, 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南宁 530006。
徐桂兰, 女, 广西民族学院高教研究室副研究馆员。南宁 530006。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atus Quo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Xu Jie-shun Xu Gui-lan

Abstract : The acceptance of the option of Chinese n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nation-conception of history,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unification and stability of China, the unity and prosperity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The national separatism is the opposite to the Chinese nation-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the Pan-Turkism is the root of separatism of Xinjiang, the western anti-China forces' attempts to break China are the sources of Tibet Independence. In order to set the correct Chinese nation-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conception of history should be improved by extending to all the people instead of confining to limited scope, not only remaining at the academic level but also promoting to the political and policy level, not only as the acts of folk groups but also as the act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he strategy of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conception of history is to enforce the Chinese natio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consciousness; the Chinese nation-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Cultural Explanations Of the " Magic Things " In Chinese Imaginary Folktales

Wan Jian-zhong

Abstract : Magic things exist in many Chinese imaginary folktales and their own prohibitions can't be violated while they are used. So the stories are always related with how to use magic things. It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fixed structural paradigm that such stories begin with prohibitions then violations and the punishments. Three different expression forms are made by positive characters' compliance with prohibitions, negative characters' violations and the subsequent consequences. In the meanwhile, violating or complying with prohibitions is determined by characters' moral qualities. " Magic things " discourse indicates the striking moral inclinations of the masses.

Key words : imaginary folktales; magic thing; taboo; morals

(* P. 118)